

读者精品

珍藏本

[阅读经典]



年轻思绪

NIAN QING SI XU

读者俱乐部 / 主编

☐ 采撷年轻的梦想 ☐ 开启心灵的窗户 ☐ 情感深处的共鸣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年轻思绪

NIAN QING SI XU

读者俱乐部 /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轻思绪/读者俱乐部主编. —长春市: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 12

(读者精品)

ISBN 7-5601-2886-6/J·318

I. 年... II. 读...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J.3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596 号

读者精品·年轻思绪

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印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0 字数: 50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601-2886-6/J·318

定价: 596.00 元(全套 20 册, 本册定价 29.8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择偶记	朱自清 (2)
感情的碎片	萧 红 (5)
美好灵魂的对视和交流	冯 政 (7)
看不见的爱	许丽雯 (10)
美丽的歧视	张晓光 (13)
堵塞的听诊器	刘 庸 (16)
一封信改变此生	高永胜 (19)
为自己打工	郑自强 (24)
冲破心障	王海斌 (31)
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刘 高 (63)
不肯折变的信心	万永恒 (69)
直到成功	奥格·曼狄诺 (71)
抉 择	休 漠 (74)
求 知	培 根 (76)
路	劳伦斯 (79)
成功的代价	罗 素 (82)



人类的迷途	歌 德 (84)
-------------	----------

充满选择的人生

野草·题辞	鲁 迅 (86)
航船中的文明	朱自清 (88)
在荒漠中创造甘泉	孙爱梦 (92)
虚假构筑的世界	童 云 (97)
心灵深处的不安	章 驰 (99)
敬人者人恒敬之	金多鑫 (101)
戒备森严的工作	任志才 (104)
金钱的诱惑	李晓岚 (106)
目的地	弗洛姆 (110)
信任的感觉	戴维·威斯格特 (112)
听从理智	托尔斯泰 (113)
事情的法则	托尔斯泰 (116)
充满选择的人生	罗曼·罗兰 (118)
权力的罪恶	池田大作 (119)
论工作	纪伯伦 (121)
论逸乐	纪伯伦 (124)

永不停航的船

洪水与猛兽	徐志摩 (128)
-------------	-----------



“今”	李大钊 (130)
一本读不完的书	刘诗书 (135)
浓重的孤独	孙兆云 (138)
崩溃的边缘	金 梦 (141)
糊涂的清醒人	胡 涂 (144)
给予的故事	李方方 (148)
真真实实的自我	胡姗姗 (150)
吃必要的苦,耐必要的劳	刘 乐 (153)
决不放弃	汪自辑 (156)
成功需要勇敢	吴亚强 (159)
成功的秘诀	塞克斯 (163)
论坚毅	蒙 田 (165)
持续的力量	罗曼·罗兰 (168)
一点不能再浪费光阴了	卢 梭 (170)
永不停航的船	聂鲁达 (173)

荣誉与快乐

说“面子”	鲁 迅 (176)
面 具	许地山 (180)
天堂在心中	任 皓 (181)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

择 偶 记

—— 朱自清

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是曾祖母娘家人，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县份的乡下住着。家里人都在那里住过很久，大概也带着我；只是太笨了，记忆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提着那个乡下人的名字。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日子久了，不觉熟悉起来了，亲昵起来了。除了住的地方，当时觉得那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倒也仿佛理所当然，毫无意见。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旱烟管，带好些大麦粉，白薯干儿之类。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岁，个儿高，



小脚；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是好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

记得是十二岁上，那边捎信来，说小姐病死了。家里并没有人叹惜；大约他看见她还小，年代一多，也就想不清是怎样一个人了。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母亲颇为我亲事着急，便托了常来做衣服的裁缝做媒。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而且可以看见太太小姐。主意并没有错，裁缝来说一家人家，有钱，两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他给说是正太太生的大小姐。他说那边要相亲。母亲答应了，定下日子，由裁缝带我上茶馆。记得那是冬天，到日子母亲让我穿上枣红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又叮嘱自己留心些。茶馆里遇见那位相亲的先生，方面大耳，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布袍布马褂，像是给谁穿着孝。这个人倒是慈祥的样子，不住地打量我，也问了些什么书一类的话。回来裁缝说人家看得很细：说我的“人中”长，不是短寿的样子；又看我走路，怕脚上有毛病。算算让人家看中了，该我们看人家了。母亲派亲信的老妈子去。老妈子报告是，大小姐个儿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二小姐倒苗苗条条的，母亲说胖了不能生育，像亲戚谁谁谁；教裁缝说二小姐。那边似乎生了气，不答应，事情就算了。

母亲在牌桌上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透着聪明伶俐，母亲有了心，回家说那姑娘和我同年，跳来跳去的，还是个孩子。隔了些日子便托人探探那边口气。那边做的



官似乎比父亲的更小。事情已到九成九，忽然出了岔子。本家叔祖母用的一个寡妇老妈子熟悉这家子的事，不知怎么教母亲打听着了。叫她来问，她的话遮遮掩掩的。到底问出来了，原来那小姑娘是抱来的，可是她一家很宠她，和亲生的一样。母亲心冷了。过了两年，听说她已生了痨病，吸上鸦片烟了。母亲说，幸亏当时没有定下来。我已懂得一些事了，也这末想着。

光复那年，父亲生伤寒病，请了许多医生看。最后请着一位武先生，那便是我后来的岳父。有一天，常去请医生的听差回来说，医生家有位小姐。父亲既然病着，母亲自然更该提心我的事。一听这话，便追问下去听差原只顺口谈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便在医生来时，教人问他轿夫，那位小姐是不是他家的。轿夫说是的。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思。那天我正在父亲病榻旁，听见他们的对话。舅舅问明了小姐还没有人家，便说，像×翁这样人家怎末样？医生辩，很好呀。话到此为止，接着便是相亲，还是母亲那个亲信的老妈子去这回报告不坏，说是脚大些。事情这样定局，母亲请轿夫回去说，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妻嫁过来后，说相亲的时候早躲开了，看见的是另一个人。至于轿夫捎信儿，却引起了一段小小风波。岳父对岳母说，早教你给她裹脚，你不信；瞧，人家怎末说来着！岳母说，偏偏不裹，看他家怎末样！可是到底采取了折衷的办法，直到妻嫁过来的时候。



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眼泪就再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

感情的碎片

—— 萧 红

近来觉得眼泪常常充满着眼睛，热的，它们常常会使我眼圈发烧。然而它们一次也没有滚落下来。有时候它们站到了眼毛的尖端，闪耀着玻璃似的液体，每每在镜子里面看到。

一看到这样的眼睛，又好像回到了母亲死的时候。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她病了三天了，是七月的末梢，许多医生来过了，他们骑着白马，坐着三轮车，但那最高的一个，他用银针在母亲的腿上刺了一下，他说：

“血流则生，不流则亡。”

我确实确实看到那针孔是没有流血，只是母亲的腿上凭空多了一个黑点。医生和别人都退了出去，他们在堂屋里议论着。我背向了母亲，我不再看她腿上的黑点。我站着。



“母亲就要没有了吗？”我想。

大概就是她极短的清醒的时候：

“……你哭了吗？不怕，妈死不了！”

我垂下头去，扯住了衣襟，母亲也哭了。

而后我站到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取出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

“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于是眼泪又来了。

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眼泪就再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但是那是孩子的时候。

而今则不应该了。





一句平安祝福也许无力于生活的风浪，但心中多珍藏一份关爱，就多了一份面对生活的勇气。

美好灵魂的对视和交流

—— 冯 政

那是一个春天里的好天气，可我却绝望到了极点。一个人缩在北行的列车里，窗外的无边风景与我无关。

车过临沂时，上来一个青年。手里卷着本书，指着对面的空位问我：“可有人？”

我戒备地看了他一眼，车里很空，他也似乎来回地走过，而自己毕竟是一个独行的女孩……越想越怕。倒是朴素的装束隐约的局促多少解除了一点儿我的担心。

我勉强地摇了一下头，依旧理我的东西。旅行包的拉链坏了，只好把一些东西倒到另外一只包里。不小心，一包贝壳从小几上滑下来，散了一地。他急忙俯下身去，替我一一拾起。明澈的目光闪着兴奋，很把握地问：“从海滨来，是吗？”

我点了一下头。

“是来看海，还是看朋友，还是兼而有之？”



“算第一种吧。”

“跑这么远，只为了看海！”

他对我的谎言倒是颇为欣赏：“没有读过高中的女孩就显得没有个性。”顿了顿又说：“你一定是个大学生，而且比我小。”

“可我却工作了，而且也一定比你大。但我看出你一定是个学生。”我也描着他的口吻说。

待我报出年龄后，他单纯地笑了，很友善，很坦荡，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小伙伴。他仍然固执地说：“如果让别人来评判，一定都会说是我大，也许是因为我长得苍老的原故。”

我被他逗乐了。许多天来，我似乎忘记了自己也还会笑。

他很幽默，也很健谈。告诉我再过两个月就毕业了。是学市场营销的，想从销售干起，而且要不断地向更高目标奋进……

看见他的踌躇满志和飞扬的神彩，我忆起了自己刚毕业时的一些情形，但我却不忍心向他泼一点冷水。

不知什么时候，广播里传出那首让人荡气回肠的《滚滚红尘》。

“很喜欢三毛，是吗？”

我点了点头，告诉他《滚滚红尘》是三毛演绎的另一位天才女作家张爱玲的爱恨情仇。



他听得很专注。末了问我：“你一定也恋爱过。”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一丝凄然的感觉悄悄地掠过心隅。

他说他还没有真正地恋爱过，但他很向往那天荒地老的故事。

下车后他才告诉我，他一上车就发现我很忧郁，思忖再三才决定坐我的对面，想陪我说说话，想让我快乐……

我顿觉心如潮涌，什么东西在升拔，什么东西将蛰伏。面对茫茫的尘世，有什么比美好灵魂的对视与交流更让人心动。

握别时，他郑重地向我道一声：“一路平安！”我目送很久。

三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那句平安祝福和那位萍水相逢的沂蒙山青年。一句平安祝福也许无力于生活的风浪，但心中多珍藏一份关爱，就多了一份面对生活的勇气。



只要有一个正确的大方向，有爱的支持，没有什么做不到。

看不见的爱

—— 许丽雯

夏季的一个傍晚，天色很好。我出去散步，在一片空地上，看见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和一位妇女。那孩子正用一只做得很粗糙的弹弓打一只立在地上、离他有七八米远的玻璃瓶。

那孩子有时能把弹丸打偏一米，而且忽高忽低。我便站在他身后不远，看他打那瓶子，因为我还没有见过打弹弓这么差的孩子。那位妇女坐在草地上，从一堆石子中捡起一颗，轻轻递到孩子手中，安详地微笑着。孩子便把石子放在皮套里，打出去，然后再接过一颗。从那妇女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是那孩子的母亲。

那孩子很认真，屏住气，瞄很久，才打出一弹。但我站在旁边都可以看出他这一弹不一定打不中，可是他还在不停地打。

我走上前去，对那母亲说：



“让我教他怎样打好吗？”

男孩停住了，但还是看着瓶子的方向。

他母亲对我笑了一笑。“谢谢，不用！”他顿了一下，望着那孩子，轻轻地说，“他看不见。”

我怔住了。

半晌，我喃喃地说：“噢……对不起！但为什么？”

“别的孩子都这么玩儿。”

“呃……”我说，“可是他……怎么能打中呢？”

“我告诉他，总会打中的。”母亲平静地说，“关键是他做了没有。”

我沉默了。

过了很久，那男孩子的频率逐渐慢了下来，他已经累了。

他母亲并没有说什么，还是很安详地捡着石子儿，微笑着，只是递的节奏也慢了下来。

我慢慢发现，这孩子打得很有规律，他打一弹，向一边移一点，打一弹，再转点，然后再慢慢移回来。

他只知道大致方向啊！

夜风轻轻袭来，蛐蛐在草丛中轻唱起来，天幕上已有疏朗的星星。那由皮条发出的“啪啦”声和石子崩在地上的“砰砰”声仍在单调地重复着。对于那孩子来说，黑夜和白天并没有什么区别。

又过了很久，夜色笼罩下来，我已看不清那瓶子的轮